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千六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十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十二

起昭陽大淵獻盡  
重光協洽凡九年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下

元狩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坐盜孝景園堧地葬

其中當下吏自殺

堧而緣翻  
下遐嫁翻

罷三銖錢更鑄五銖錢

去年廢半兩錢行三銖錢更工衡翻 考異曰漢書食  
貨志前以銷半兩錢鑄三銖錢明年以三銖錢輕更鑄

五銖錢武帝元狩五年乃云罷半兩錢行五銖錢誤也

於是民多盜鑄錢楚地尤

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

師古曰郊謂交迫衝要之處

乃召拜汲黯

為淮陽太守

黯去年免故召拜之守式又翻

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

彊其兩翻

子讀曰與然後奉詔黯為上泣曰

為于偽翻下正為同

臣自以為

填溝壑不復見陛下

復扶又翻填大賢翻

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

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

任音士

臣願為中郎出入禁

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

師古曰言顧淮陽吏民不相得

師古曰顧思念也言吏民不相安而失其所也

吾徒得君之重

師古曰徒但  
也重威重也

卧而治之黠既辭行過大

行李息曰黠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

過古未翻  
與讀曰預御

史大夫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辨數

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

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

譽音  
餘

好興事舞文法

好呼  
到翻

內懷

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

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及湯敗上抵息

罪師古曰抵至也使黠以諸侯相秩居淮陽

如淳曰諸  
侯王相在

郡守上秩真二十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凡得千八百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千四百四十石耳

歲而卒 詔徙姦猾吏民於邊 夏四月乙卯以太子

少傅武彊侯莊青翟為丞相 武彊侯莊不識高祖功臣青翟其孫也班志武彊縣

屬廣川唐冀州武彊縣是也

天子病鼎湖甚

晉灼曰黃圖鼎湖宮名在京兆班志湖本

在京兆後分屬弘農索隱曰昔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湖曰鼎湖即今之湖城縣也

巫醫無所不

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

服虔曰游水縣

名發根人名晉灼曰地理志游水水名在臨淮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游水姓也發根名也蓋因水為姓也本嘗遇病而神下之故為巫也下戶嫁翻降附也 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

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

詩少

沼翻彊

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

孟康曰良已善已謂瘡也

置

其兩翻

酒壽宮

帝置壽宮以奉神君臣瓚曰壽宮奉神之宮也楚辭曰蹇將澹兮壽宮括地志壽宮在雍州長

安縣西北三十里長安故城中

神君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

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

其言命之曰畫法

孟康曰策畫之法也

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

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

師古曰喜好也音計吏翻

時上卒起幸甘泉

卒讀曰猝

過右內史界中道多不治上怒

曰義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銜之

師古曰銜含也包含在心以為過也

復扶  
又翻

六年冬十月雨水無冰

雨于其翻

上既下緡錢令而尊卜

式

事見上卷四年

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

矣

縱放也肆也

義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

以縱為廢格沮事

孟康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其為可使者此為廢格詔

書沮已成之事也格音閣沮才汝翻壞也考異曰漢書武紀元鼎三年十一月令民告緡據義縱傳則在今

冬

棄縱市

郎中令李敢怨大將軍之恨其父

怨大將軍衛青

也恨其父事見上卷四年師古曰令其父抱恨而死也

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

諱之居無何

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

敢從上雍

師古曰雍之所在地形積高故曰上

也上時掌翻

至甘泉宮獵票騎將軍去病射殺敢

射而亦翻

考異曰史記封禪書云明年天子病昂湖甚病愈幸甘泉大赦莫知其為何年本紀皆無其事獨義縱傳有之按漢書百官公卿表義縱李敢死皆在今年敢傳云從上雍至甘泉宮雍蓋衍字也平準書云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按武紀元狩四年造白金元鼎元年赦首尾四年若今年更有赦則四年再赦與平準書不合今從百官表

去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鹿觸殺之

為于偽翻

夏四

月乙巳廟立皇子閔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初



作誥策

師古曰於廟中策命之服虔曰誥敕王如尚書諸誥李奇曰今敕封拜諸王策文起於此毛晃

曰漢制天子之策長二尺釋名曰策書教令於上所以驅策於下也

自造白金五銖錢

後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者不

可勝計

勝音升

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

師古曰抵歸也大歸猶言

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少計慮云耳

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六月詔遣博

士褚大徐偃等六人

姓譜宋恭公子石食采于褚其德可師號曰褚師因以命氏

分

循郡國舉兼并之徒及守相為吏有罪者

守郡守相諸侯相也

秋九月冠軍景桓侯霍去病薨

冠古玩翻

天子甚悼之為冢

像祁連山初霍仲孺吏畢歸家

霍仲孺本河東平陽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

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吏畢言為吏畢免歸家也娶婦生子先去病既壯大乃

自知父為霍仲孺會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遣

吏迎仲孺而見之大為買田宅奴婢而去

為子偽翻

及還因

將光西至長安任以為郎稍遷至奉車都尉

任保任也帝置奉車

都尉掌御乘輿

車秩比二十石

光祿大夫是歲大農令顏異誅

景帝後元

年更治粟內史為大農令

考異曰徐廣注史記平準書云異誅在元狩四年壬戌歲廣見漢書百官公卿表

其年注云大農令顏異二年坐腹

非誅不思有二年字致此誤也初異以廉直稍遷至

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

見上卷四年

問異異曰今王

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以皮薦反四十萬

時王侯朝賀以皮幣

薦璧故曰皮薦朝直遙翻

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

稱尺證翻說讀曰悅

張湯又

與異有郤

郤讀曰隙

及人有告異以它事下張湯治異

下遐嫁翻

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

李奇曰異與客語詔令初下有不便處

異不

應微反脣

師古曰蓋非也

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

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

師古曰比則例也讀如字又頻寐翻

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元鼎元年

應劭曰得寶鼎故因是改元 考異曰漢書武紀此年云得鼎汾水上漢紀云六月得寶

鼎于河東汾水上吾丘壽王對云云按封禪書樂大封樂通侯之歲其夏六月汾陰巫錦為民祠魏睢后土營旁得鼎詔曰間者巡祭后土云云武紀元鼎四年十月幸汾陰十一月立后土祠于汾陰睢上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禮樂志又云元鼎五年得寶鼎恩澤侯表元鼎四年四月乙巳樂大封侯然則得鼎應在四年蓋武紀因今年改元而誤增此得鼎一事耳非兩曾得鼎於汾水上也封禪書天子封泰山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然則元鼎年號亦如建元元光皆後來追改之耳

夏五月赦天

下濟東王彭離驕悍

彭離梁孝王子景帝中六年受封濟子禮翻悍下罕翻又侯肝

翻昏暮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

為好

如淳曰以是為好喜之事也  
剽匹妙翻劫也好呼到翻

所殺發覺者百餘人

坐廢徙上庸

班志上庸縣  
屬漢中郡

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初御史中丞李文與湯

有郤

班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  
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負十五人受

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為  
大司空置長史而中丞官職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復為  
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又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為御  
史臺主歷漢東京至魏晉以來皆然郤讀曰隙下同湯

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上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治論殺

之

上時掌翻  
下遐嫁翻

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變事蹤跡安起湯

佯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

師古曰殆近也

謁居病湯親為之摩

足

為于偽翻

趙王素怨湯上書告湯大臣乃與吏摩足疑與

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

蘇林曰漢

儀注獄二十六所導官無獄也師古曰蘇說非也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時或以諸獄皆滿故權寄此署繫之非本獄所也湯亦治它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

之而佯不省

囚徐尤翻為于偽翻省心景翻

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

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

減宣人姓名減古斬翻

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

發孝文園瘞錢

如淳曰瘞埋也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也瘞於計翻

丞相青翟朝

與湯約俱謝

師古曰將入朝之時為此要約朝直遙翻

至前

至帝之前也

湯獨不

謝

湯以丞相四時行園陵當謝御史大夫不預園陵事故不謝

上使御史案丞相湯

欲致其文丞相見知

欲以見知故縱之罪罪丞相

丞相患之丞相長

史朱買臣王朝邊通皆故九卿二千石

朱買臣嘗為主爵都尉王朝至

右內史邊通至濟南相陳留風俗傳邊祖于宋平公子戎字子邊予按左傳周有大夫邊伯

仕宦絕

在湯前湯數行丞相事

數所角翻

知三長史素貴故陵折丞

史遇之三長史皆怨恨欲死之

欲以死發湯之姦也

乃與丞相謀

使吏捕案賈人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

物致富

服虔曰居謂儲也賈音古下同

與湯分之事辭頗聞

師古曰聞於天子也

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

師古曰是益多也

類有以吾謀告之者

師古曰類似也

湯不謝又佯驚曰固宜有

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以湯懷詐面欺

師古曰對面欺誣也使

趙禹切責湯湯乃為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

殺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

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

被皮義翻汙烏故翻

何厚葬



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乃盡案誅三長史十

二月壬辰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春起柏梁臺

服虔曰用百頭

梁作臺因名焉師古曰三輔舊事云以香柏為之今書皆作柏服說非也

作承露盤高二十

丈

高居號翻

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

飲之云可以長生宮室之修自此日盛 二月以太子

太傅趙周為丞相 三月辛亥以太子太傅石慶為御

史大夫

衛有大夫石氏

大雨雪

雨于具翻

夏大水關東餓死者

以千數是歲孔僅為大農令而桑弘羊為大農中丞

班表

大農有兩丞元狩四年以東郭咸陽及孔僅為之今置中丞其位當在兩丞上稍置均輸以通

貨物

時置均輸官於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而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貴則賣之賤則買之

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利杜佑曰漢武帝置均輸謂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竟廢之鑄白金見上卷元狩

四年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令天下

非三官錢不得行

裴駟曰百官表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銅令然則

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惟真

工大姦乃盜為之

渾邪王既降漢

見上卷元狩元年

漢兵擊

逐匈奴於幕北

見元年狩

自鹽澤以東空無匈奴西域道

可通于是張騫建言烏孫王昆莫本為匈奴臣後兵稍

彊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攻不勝而遠之

朝直遙翻遠于願翻

今

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戀故地又

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

邪之地

張騫傳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同在敦煌祁連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而

大月氏又為匈奴所破西擊塞王而奪其國昆莫報父怨西攻破大月氏國因留居為烏孫國騫欲誘之復歸

故與漢結昆弟其執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

斷丁管翻

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

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

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

師古曰為騫之副而各令持節

也道可便遣之它旁國

公道有便可通使他國者即遣之

騫既至烏孫

昆莫見騫禮節甚倨騫諭指曰

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

烏孫能

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兄弟共距匈奴匈

奴不足破也烏孫自以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

日久且又近之

近其新翻

其大臣皆畏匈奴不欲移徙騫留

久之不能得其要領

要讀曰腰

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

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及諸旁國烏孫發譯道送騫

還

宛於元翻氏音支身毒音捐篤闐從賢翻師古曰道讀曰導

使數十人馬數十匹

隨騫報謝因令窺漢大小是歲騫還到拜為大行後歲

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

晉灼曰其國人

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西域凡三十六國南北有大山

中央有河

西域始通於漢凡三十六國其後分置五十餘國姑羌鄯善且末小宛精絕戎盧扞彌渠

勒皮山烏托西夜蒲犁子合依耐無雷難兜罽賓烏弋山離犁鞞條支安息大月氏大夏康居奄蔡大宛桃槐

休循捐篤莎車疏勒尉頭烏孫姑墨溫宿龜茲烏壘渠  
犂尉犂危須焉耆烏貪訾離卑陸卑陸後國郁立師單  
桓蒲類蒲類後國西且彌東且彌劫國山國狐胡車師  
前後王是也南北有大山者南山在于賓之南東出金  
城與漢南山接北山在車師之北即唐志所謂西州交  
河縣北柳谷金沙嶺等山是也中央有河者河有兩源  
一出葱嶺一出于賓南山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注蒲  
昌海自于賓以西水皆西流逕休循屬賓大月氏安息  
等國而入于西海蒲昌之水潛行地南下出積  
石為中國河西海之水東南合于交州漲海

東西六

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玉門陽關

班志敦煌郡龍勒縣有玉

門開陽關酒泉郡有玉門縣闕駟曰漢罷玉門關屯置  
其人於此括地志沙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玉  
門開在縣西北  
西則限以葱嶺  
西河舊事葱嶺其山高  
大上悉生葱故以名焉

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寘合流東注鹽澤鹽澤去玉

門陽關三百餘里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

山北循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

鄯善亦曰樓蘭國治杆泥城去陽關千六百里鄯上

扇翻傍步浪翻莎車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莎素河翻

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

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循河西行至疏勒為

北道

車師前王治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唐西州交河縣是也疏勒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

百五十里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之道

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

蔡馬

杜佑曰奄蔡後為肅特國

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

僮僕都尉

匈奴蓋以僮僕視西域諸國故以名官

使領西域常居焉者危

須尉黎間

焉耆治負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危須治危須城在焉耆東百里去長安七千二百九

十里尉犁治尉犁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南接鄯善且末二國賦稅諸國取富給焉

烏孫王既不肯東還漢乃於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

應劭

曰其水如酒故曰酒泉師古曰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唐為肅州宋白曰東南至長安二十九百里稍發

徙民以充實之後又分置武威郡

本匈奴休屠王所居地太初四年分置武

威郡唐之涼州即其地宋白曰東南至長安二千八百里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天

子得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



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齋操大放

博望侯時

齋資也操持也放依也言遣使所將節幣大槩依遣博望侯時也放讀做

其後益

習而衰少焉

師古曰以其事習故不多發人少詩沼翻

漢率一歲中使多者

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

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

據班史以故關為弘農縣應劭曰弘農去新安三百里述

征記新安縣今猶謂之新關

春正月戊子陽陵園火 夏四月雨

雹

雨子具翻

關東郡國十餘饑人相食 常山憲王舜薨

舜景帝子中五年受封謚法博聞多能曰憲

子勃嗣坐憲王病不侍疾及居

喪無禮廢徙房陵

班志房陵縣屬漢中郡宋白曰闕駟云即春秋防渚地漢獻帝改防為房

兼立房陵郡今為房州

後月餘天子更封憲王子平為真定王

真定

縣本屬常山今分真定綿曼藁城肥藁四縣為王國

以常山為郡于是五嶽皆在

天子之邦矣

華山嵩高本在天子之郡南嶽霍山屬廬江淮南衡山謀反國除入漢為郡元狩元

年濟北王獻太山及其旁邑今又以常山為郡然後皆在天子之邦

徒代王義為清河

王

義文帝子代王參之孫王登之子清河王乘孝景之子薨無子國除徒代王王焉

是歲匈

奴伊穉斜單于死子烏維單于立

四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

雍於用翻時音止

詔曰今上帝

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

師古曰答對也郊天而不祀地失對偶之

義一曰闕地祇之祀不為神所答應

其令有司議立后土祠於澤中圜丘

郊祀志有司議祠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為五壇

上遂自夏陽東幸汾陰

班志夏陽縣屬

左馮翊汾陰縣屬河東郡

是時天子始巡郡國河東守不意行至不

辦自殺

不意天子行幸至郡供具不能備也

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於汾

陰雎上

如淳曰雎者河之東岍特堆堀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治雎之上后土祠在縣

西汾在雎之北西流與河合師古曰雎者以其形高起如人尻雎故以名云一說此臨汾水之上地本名郊音

與葵同彼鄉人呼葵音如誰故轉而上親望拜如上帝為雎字耳故漢舊儀曰郊上雎音誰

上親望拜如上帝

禮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

班志滎陽洛陽並屬河南郡

封周後姬

嘉為周子南君

臣瓚曰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固子南勁紀年勁

朝於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為侯秦并六國衛最後亡疑嘉是衛後故氏子南而稱君也師古曰子南其封邑之號以為周後故總言周子南君瓚說非也例不先言姓而後稱君且自嘉以下皆姓姬著於史傳予據恩澤侯表周子南君食邑於潁川長社

春二月中山靖王勝薨

勝景帝子中二年受

封

樂成侯丁義

義高祖功臣丁禮之曾孫班志樂成侯國屬南陽郡考異曰漢書郊祀

志作樂成侯登按史記漢書功臣表當為丁義今從史記漢書功臣表

薦方士藥大云與

文成將軍同師上方悔誅文成

誅文成見上卷元狩四年得藥大大

說說讀曰悅

大先事膠東康王

康王寄上弟也

為人長美言

師古曰善為甘

美之言

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

處昌呂翻

大言曰臣常

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

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

可塞

塞悉則翻

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

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

惡音烏

上曰文成食馬肝死

耳

索隱曰論衡云氣勃而毒盛故食走馬肝者能殺人儒林傳食肉無食馬肝是也

子誠能修

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

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乃可使通

言于神人於是上使驗小方鬪旗旗自相觸擊

考典曰封禪

書郊祀志皆作棊獨史記孝武紀作旗按漢武故事云大嘗於殿前樹旂數百枚大令旂自相擊繡繡竟庭中

去地十餘丈觀者皆駭然則作旗字者是也

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

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又拜為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

將軍夏四月乙巳封大為樂通侯

思澤侯表樂通侯食邑於安定郡高平縣

食邑二千戶賜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

充其家

師古曰斥不用者也

又以衛長公主妻之

乘繩證翻長知兩翻孟康曰衛

太子妹如淳曰衛太子姊也師古曰外戚傳云子夫生三女元朔三年生男據是則衛太子之姊也孟說非是

妻七細翻齋金十萬斤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共給

共讀曰供相屬於道屬之自太主將相以下太主帝姑皆置

酒其家獻遺之遺于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據前

文言為天子道天神則道讀曰導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

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羽衣緝羽毛為衣也今道士服被之

使衣亦衣於既翻大見數月佩六印五利天士地士大通天道五將軍并樂通侯為六印

貴震天下于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腕自言有禁方

能神仙矣

搯音厄腕  
烏貫翻

六月汾陰巫錦

應劭曰  
錦巫名

得大鼎

於魏睢后土營旁

師古曰汾睢本魏地之墳故曰  
魏睢也營謂后土祠之兆域

河東

太守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奸詐乃以禮祠迎鼎

至甘泉從上行

如淳曰以鼎  
從行上甘泉

薦之宗廟及上帝藏於甘

泉宮羣臣皆上壽賀 秋立常山憲王子商為泗水王

泗水統凌泗陽于三縣本  
屬東海郡帝分為王國

初條侯周亞夫為丞相

周亞

夫景帝前七年 為相中三年罷 趙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

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

漢書音義曰文無所枉害蕭何  
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章懷太



子賢曰案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蘇林曰無害若言無比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師古曰傷害也無人能傷害之者貢父曰持法者或以私意陷人謂之害故貴於文無害無害者取其為人無害於行則可以為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應劭曰禹持吏矣及禹為少府

比九卿為酷急

言以當時九卿同列者比之禹為酷急也

至晚節吏務為嚴

峻而禹更名寬平中尉尹齊素以敢斬伐著名

姓譜少昊之子

封于尹城子孫因以為氏按尹氏周之世卿

及為中尉吏民益彫敝是歲齊

坐不勝任抵罪

勝音升

上乃復以王溫舒為中尉趙禹為

廷尉後四年禹以老貶為燕相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

尚治直  
吏翻獨左內史兒寬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

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

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

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  
要之時不即徵收也予

謂閭謂征歛稍寬禁防疏闊之時狹謂督促迫  
急之時閭時不急征收假貸與民使營生業以故租

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

殿丁練翻  
課下下曰

殿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絀屬

不絕

師古曰絀索也言輸者接連不絕於道若繩索之相屬也猶今言績索矣屬之欲翻課更以

最

課上上  
曰最

上由比愈奇寬

初南越文王遣其子嬰齊

入宿衛

南越王胡薨謚文王嬰齊入宿衛見十七卷建元元年

在長安取邯鄲膠

氏女

取讀曰娶邯鄲屬趙國師古曰膠居蚪翻

生子興文王薨嬰齊立乃藏

其先武帝璽

趙佗自號南越武帝李奇曰去其借號

上書請立膠氏女為

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入朝

數所角翻師古曰風讀曰諷諷

諭令入朝

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

侯

樂音洛見賢遍翻下同要讀曰邀恐漢邀之以用朝廷之法如內諸侯王

固稱病遂不入

見嬰齊薨謚曰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

未為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

師古曰姓安國字少季少

詩沼 是歲上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

諸侯令辨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

百官表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秩八

百 勇士魏臣等輔其決

師古曰助令決策也

衛尉路博德將兵屯

桂陽

班志桂陽縣屬桂陽郡唐為連州桂陽連山二縣地

待使者南越王年少太

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

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

數所

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

朝直 除邊

關于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

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

皆留填撫之

漢制諸侯王國二千石以上皆漢朝所命餘得自置今賜南越丞相內史中尉太傅

印使之比內諸侯也漢自文帝除肉刑不用黥劓之法故亦令南越除之劓魚器翻又牛例翻填讀曰鎮為呂

嘉反張本

上行幸雍

雍於用翻

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

立泰一而上親郊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

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

師古曰等同也

札木簡之薄小者也

曰黃帝得寶鼎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凡三百

八十年黃帝仙登于天因嬖人奏之

嬖卑義翻又博計翻

上大悅

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

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黃

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黃帝采首山銅

班志河東蒲坂

縣有首山鑄鼎于荆山下

班志馮翊懷德縣有荆山

鼎既成有龍垂胡顛

下迎黃帝

師古曰胡謂頷下垂肉也顛其毛也顛人占翻

黃帝上騎龍與羣臣

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

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

師古曰屣小履也脫屣者言其便易無所顧也屣山爾翻

拜

卿為郎使東候神于太室

師古曰太室山在潁川崇高縣是為中岳

五年冬十月上祠五時於雍遂踰隴

隴坻也在水郡隴縣三秦記曰其

坂九曲上隴者七日乃越

西登崆峒

唐地理志崆峒在岷州溢樂縣西岷州漢臨洮之地史記作空

桐正義曰空桐山在

隴西守以行往卒

卒讀曰猝

天子從官

不得食惶恐自殺

從才用翻

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

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

北地太守以下

唐麟州治新秦杜佑漢新秦中地予謂唐取漢新秦中之名以名郡巨麟州不

能盡有漢新秦中之地也北地與朔方接壤時朔方新置郡蓋使北地并力以營築亭徼也徼吉弔翻

又幸甘泉立秦一祠壇所用祠具如雍一時而有加焉

雍有五時今祠太一所用如雍一時之祠具也有加者加醴棗脯之屬

五帝壇環居其下

四方地為醊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

說文醊祭耐也師古曰謂睽屬而祭

也醊竹芮翻食讀

曰飮從才用翻

十一月辛巳朔冬至昧爽

昧冥也爽明也謂日

尚昧昧而天色漸明也

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

應劭

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臣瓚曰漢儀注郊泰時皇帝平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南向揖月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師古曰春朝朝日秋暮夕月蓋常禮郊泰時而揖日月此又別儀朝朝下直遙翻  
下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亨讀有司云祠上有充

又云晝有黃氣土屬天

屬之欲翻

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

班表



太史令屬太常劉昭志秩六百石掌天時星歷凡國祭祀喪娶之事談即司馬談祠官掌祠祀之官寬舒史逸

其請三歲天子一郊見賢詔從之南越王王太后

飭治行裝重齋

治直之翻齋讀曰資

為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

相三王宗族仕宦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

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

孟康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

親婚也晉灼曰秦王即後趙光趙本與秦同姓故曰秦王子據南越王姓趙曷為不稱南越秦王晉說未為通

長知

其居國中甚重得衆心愈於王

師古曰愈勝也

王之上書

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

數所使

者皆注意嘉執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

先悉

薦欲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

韋昭曰侍使者為介胄也索隱曰志林云介者因也

欲因使者權誅呂嘉也韋昭以介為侍介者間也以言間侍漢使之權意即得矣然云侍為介胄則非也虞喜

以介為因亦有所由乃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

坐祖

臥嘉弟為將將卒居宫外

將即亮翻

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

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

者狐疑相杖

杖直亮翻

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

師古曰言異於常也

即起而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矛

縱楚江翻

王止太后嘉遂出

介其弟兵就舍

李奇曰介被也師古曰介甲也被甲以自衛也弟兵即上所云弟將卒居外者

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陰與大臣謀作亂王素無意誅

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天子聞嘉不聽命王王太后

孤弱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

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十人往使往使疏史

翻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十人無足以為也

辭不可天子罷參邠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班志邠縣屬潁川郡

史記正義曰今汝州邠城縣邠音夾千秋蓋相濟北成王胡也胡貞王勃之子奮曰以區區之

越又有王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

必斬嘉以報于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膠樂將二

千人往入越境

膠居  
糾翻

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

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

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僕

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乃

與其弟將卒攻殺王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

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

建德降漢始封術陽侯史蓋追書也班表而韓千秋兵

術陽侯食邑於東海之下邳長知兩翻入然後擊滅之未

入破數小邑其後越開直道給食師古曰縱之令深

至番禺四十里番禺南越都番禺音潘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

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莫

連翻發兵守要害處春三月壬午天子聞南越反曰韓千

秋雖無功亦軍鋒之冠冠古玩翻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班表

成安侯食邑於潁川郡之郊縣摎樂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

德為龍亢侯班志龍亢縣屬沛國亢音剛考異曰漢書功臣表作龍侯南越傳作蘄侯晉灼曰

龔古龍字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  
及南越傳皆作龍亢侯今從之

夏四月赦天下

丁丑晦日有食之

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

環濟要畧曰伏波將

軍者船涉江海欲使波濤伏息也

出桂陽下湟水

水經湟水出桂陽縣盧聚南出貞女峽合

湟水東南過含洄縣南出洄浦關為桂水山海經以洄水為湟水徐廣曰湟水一名洄水出桂陽通四會師古

曰湟音皇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湟水

應劭曰湟水出南海龍川西入秦水

水經湟水逕桂陽郡之湟陽縣南而右注秦水歸義  
鄭氏曰湟音檉孟康曰湟音貞師古曰湟丈庚翻

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

張晏曰嚴故越人降為歸義侯越人

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臣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

師古曰以樓船之例言之非謂載干戈也此蓋船下安  
戈以禦蛟鼉水虫之害張說近之貢父曰船下安戈既  
難措置又不可以行今造舟船甚多未嘗有置戈者顏  
北人不曉行船故信張說蓋瓚說是予據表無歸義越  
侯嚴零陵本屬桂陽帝分置郡唐為永道二州灘  
水班志出零陵縣陽海山東南至廣信入鬱水 甲為

下瀨將軍下蒼梧

服虔曰甲故越人歸漢者臣瓚曰瀨  
湍也吳越謂之瀨中國謂之磧伍子

胥書有下瀨船瀨音賴蒼梧本越地帝  
始置郡有灘水關唐梧賀康端封之地 皆將罪人江淮

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  
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齊相卜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  
船者往死南越天子下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金六十

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是時列侯以百數皆莫

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令獻金助祭

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奪爵者

百六人

如淳曰漢儀注王子為侯歲以黃金嘗酎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

侯免國余據當時失侯者列侯王子侯共一百六人蓋不特王子侯有酎金也酎直又翻省悉景翻劾戶槩翻

辛巳丞相趙周坐知列侯酎金輕下獄自殺

下邳嫁翻

丙

申以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封牧丘侯

思澤侯表牧丘侯食邑平原

時國家多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而兒寬



等推文學皆為九卿更進用事

更工衡翻

事不關決於丞相

丞相慶醇謹而已

師古曰醇專厚也

五利將軍裝治行東入

海求其師既而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

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售

師古曰售應當也不售者無驗

也坐誣罔腰斬樂成侯亦棄市西羌衆十萬人反與

匈奴通使

使疏吏翻

攻故安圍枹罕

故安縣屬涿郡西羌之兵安能至此當作安故

班志安故枹罕二縣皆屬隴西郡枹罕故罕羌邑宋白曰安故故城在蘭州南枹罕今河州治所枹音膚罕如

字匈奴入五原

五原即秦九原郡帝更名唐為鹽州宋白曰五原郡有五原所故名謂龍游原

乞地千原青嶺原岢嵐真原橫槽原也五原故城在今榆林縣界殺太守守式又翻下同

六年冬發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征西

美平之樓船將軍楊僕入越地先陷尋陘陘作陘音姚氏曰尋

陘在始興西三百里近連口也陘音狹破石門石門在番禺西北二十里郡國志呂嘉拒漢積石江

中為門因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將軍路博德至俱名石門

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南越王建德相呂嘉城守樓船居

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

敗蒲伏波為營師古曰設營壘以待降者遣使者招降者賜印綬復

縱令相招

師古曰來降者即賜以侯印而放令還更相招諭復扶又翻

樓船力攻燒

敵驅而入伏波營中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嘉巳夜亡入

海伏波遣人追之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越郎都督得

嘉

孟康曰越中所自置郎也考異曰史記漢書表皆作孫都南越傳皆云都督今從傳

戈船下

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

以其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

耳九郡

南海唐廣州循州之地蒼梧注見上鬱林唐桂州鬱林黨繡州之地合浦唐廉雷潘州之地交

趾唐安南之地杜佑曰南方夷人其足大指開廣若並足而立其指交故名交趾劉欣期交州記曰交趾之人

出南定縣足骨無節身有毛臥者更扶乃得起山海經  
交脛國為人交脛郭璞曰脚脛曲戾相交所謂雕題交  
趾也九真唐愛州之地日南唐驩州之地師古曰言其  
在日之南所謂開北戶以向日者珠厓儋耳唐瓊管之  
地應劭曰二郡在大海厓岸之邊出真珠故曰珠厓儋  
耳者種大耳其渠率自謂王者耳尤綏下肩三寸張晏  
曰異物志二郡在海中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儋耳之  
人鏤其頰皮上連耳匡分為數支狀如羊腸累耳而下  
垂賢曰儋耳故城即今儋州義倫縣儋丁甘翻臣瓚曰  
珠厓郡治脾都去長安七千三百二十四里儋耳去長  
安七千三百三十

五里見茂陵書

師還上益封伏波封樓船為將梁侯

蘇弘為海常侯都督為臨蔡侯

徐廣曰海常在東萊余以王子侯表參考之則

海常侯當食邑琅邪功  
臣表臨蔡侯食邑河內

及越降將蒼梧王趙光等四人

皆為侯趙光封隨挑侯史定封安道侯畢取封滕侯居

翁封湘城侯考異曰凡此等封侯者年表皆有月日為其先後難齊故盡附於立功之處後倣此公孫卿侯神河南言見仙

人跡緱氏城上班志緱氏縣屬河南郡宋白曰漢緱氏故城在今縣東南二十五里緱工侯翻

春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

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來

言神事如迂誕師古曰迂回遠也誕大言也積以歲月乃可致也上

信之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焉

觀古賽南越祠秦一后土始用樂舞據郊祀志五年秋為伐南越告

玩翻

禱太一故今賽  
祠賽先代翻

馳義侯發南夷兵欲以擊南越且蘭

君恐遠行

且蘭亦南夷種帝開為縣屬牂柯郡且音苴子閭翻

旁國虜其老弱乃

與其衆反殺使者及捷為太守

捷渠延翻守式又翻

漢乃發巴蜀

罪人當擊南越者八校尉遣中郎將郭昌衛廣將而擊

之

將即亮翻

誅且蘭及邛君苻侯

邛君邛都之君苻侯苻都之君苻才各翻下同

遂

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夜郎遂

入朝

朝直遙翻

上以為夜郎王冉駝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

邛都為越巂郡

邛渠容翻越巂郡唐為雋州雋音髓

苻都為沈黎郡

服虔曰今

蜀郡北部都尉所治本葑都臣瓚曰茂陵書沈黎  
治葑都去長安三千三百三十五里唐為黎州地

為汶山郡

驍莫江翻應劭曰今蜀郡岷山本冉驍地宣  
帝地節四年省岷山郡并蜀今茂州諸羌之

地是也華陽國志汶山南接漢嘉西接涼州酒泉北接  
陰平皆其地也唐置茂州汶山縣注云有岷山類篇汶  
音岷又據史記夏紀引禹貢岷嶠既藝及岷山之陽及  
岷山導江之岷皆作汶蓋漢時古字通用也康曰汶音  
問非也

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

高祖置廣漢郡唐為梓州  
白馬居武都仇池班志所

謂天池大澤括地志隴右成州武州皆白馬氏其豪  
族楊氏居成州仇池山上武都郡唐階成武等州地

初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擊呂嘉兵

至揭陽

班志揭陽縣屬南海郡唐為潮州韋  
昭曰揭其逝翻蘇林音偈師古音竭

以海風波

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

使疏吏翻

及漢破番禺不至揚

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以士卒勞倦不許令諸校

屯豫章梅嶺以待命

徐廣曰梅嶺在會稽界索隱曰徐說非也案今豫章三十里有梅嶺

在供崔山當古驛道杜佑曰梅嶺在虔州虔化縣界括地志在虔化縣東北一百二十八里校戶教翻餘

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

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

索隱曰案今豫章北二百

里接番陽界地名白沙沙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林當閩越之京道劉昫曰武林在蒼梧

猛陵縣界隋分猛陵置武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



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

齒城陽共王子坐耐金失侯故書曰故侯將即亮翻下僕將同

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自稱武帝上欲復

使楊僕將為其伐前勞

為于偽翻

以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

獨有先破石門尋陘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

師古曰搴拔取之也

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

降戶江翻

掘死人

以為獲是一過也使建德呂嘉得以東越為援

師古曰以僕不

窮追之故令得以東越為援也

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將軍不念其

勤勞而請乘傳行塞

傳張戀翻行下孟翻

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

組夸鄉里是三過也

師古曰銀銀印也黃金印也僕為主爵都尉又為樓船將軍并將梁

疾故為三組印綬也

失期內顧

師古曰言顧思妻妾也

以道惡為解是四

過也問君蜀刀價而陽不知

蜀刀蜀中所作刀師古曰蜀刀有環者也

挾偽

干君

師古曰干犯也

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

蘭池宮在渭城如淳曰本出軍

時欲使之蘭池宮頓而不至

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

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

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

不讀曰否

僕惶恐對曰

願盡死贖罪上乃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

班志句章縣屬會稽

郡史記正義曰句章故城在越州鄞縣西一百里

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

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以越侯為戈舩下瀨將

軍出若邪白沙

若邪時屬會稽山陰縣界今之若邪溪在越州東南二十五里曰五雲溪以

擊東越 博望侯既以通西域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

外國竒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

言

師古曰凡人皆不樂去故有自請為使者即聽而遣之為于偽翻樂音洛使疏吏翻下同

予節募

吏民毋問所從來

師古曰不為限禁遠近雖家人私隸並許應募予讀曰與

為具備

人衆遣之

為于偽翻下同

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

使失指

師古曰乖天子指意

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以激

怒令贖

師古曰言其串習不以為難必當更求充使令立功以贖罪

復求使使端無

窮而輕犯法

復扶又翻使疏吏翻下同

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

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

子讀日與

故妄言無行之徒皆

爭效之

行下孟翻

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

師古曰言所齎官物竊自

用之同於私物

欲賤市以私其利

師古曰所市之物得利多故不盡入官也

外國亦

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

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

度漢兵遠

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

師古曰令其困苦也度徒洛翻

漢使之

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車師小國當空道

漢出西域有兩道南

道從樓蘭北道從車師故二國當漢使空道師古曰空即孔也

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

而匈奴竒兵又時遮擊之使者爭言西域皆有城邑兵

弱易擊

易以  
豉翻

于是天子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將萬五千

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沮井而還

浮沮匈奴中井名出軍時期賀至浮

沮井故以為將軍之號下匈奴將軍其義類此沮子餘翻

匈奴將軍趙破奴將萬餘

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河水而還

臣瓚曰匈奴河水去令居千里

以斥

逐匈奴不使遮漢使皆不見匈奴一人乃分武威酒泉

地置張掖敦煌郡

應劭曰敦大也煌盛也張掖昆邪王所居地唐

為甘州敦煌唐為沙州

考典曰漢書武紀元狩二年

渾邪王降以其地為武威

酒泉郡元鼎六年分置張掖

敦煌郡而地理志云張掖

酒泉郡太初元年開武威郡

太初四年開敦煌郡後元元年分酒泉置今從武紀

徒民以實之

是歲齊相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

乃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

如淳曰苦或作鹽鹽不改嚴也

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二說非也

鹽既味苦器又脆惡故總云苦惡也余謂鹽器則官與

牢盆是也鐵器則官鑄鐵器是也苦

價貴或彊令民買

惡專指鹽鐵器而言如說未可厚非

之而船有算

船算及鹽鐵器並見上卷四年彊其兩翻

商者少物貴

少詩沼翻上

由是不悅卜式 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頌功德

言符瑞勸上封泰山上感其言會得寶鼎上乃與公卿

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而諸方士又言

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

漢書作古不死之名

黃帝以上封禪皆致

怪物與神通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

風雨遂上封矣

上時掌翻師古曰稍漸也

上於是乃令諸儒采尚書

周官王制之文草封禪儀數年不成上以問左內史兒

寬寬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

父音甫

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

師古曰封禪之享薦也以非常禮故經無其文著竹筋翻臣

以為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

李奇曰祛開散合閉也開閉於天地也祛

丘居翻

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

師古曰當猶中也

非羣臣之所能

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人自盡

師古曰所言不

同各有執見也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

而玉振之

師古曰言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也

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

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上為封禪祠器以示羣

儒或曰不與古同於是盡罷諸儒不用上又以古者先



振兵釋旅然後封禪

元封元年

應劭曰始封泰山故改元

冬十月下詔曰南越東甌咸伏

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

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和也

朕將巡邊垂躬

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

帥讀曰率

乃行自雲陽

班志

雲陽縣屬

左馮翊

北歷上郡西河五原

元朔四年置西河郡其地自汾石州西北至塞

下出長城北登單于臺

杜佑曰單于臺在雲州雲中縣西北百餘里

至朔方

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以見武節威匈

奴遣使者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

縣古

懸通

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

將即亮翻

不能即南面而臣

於漢何徒遠走亡匿于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

語卒而單于大怒

卒于恤翻

立斬主客見者

師古曰主客主接諸客者也見

者謂引見郭吉於單于者

而留郭吉遷之北海上然匈奴亦讐

讐之涉翻

師古曰失氣也

終不敢出上乃還祭黃帝冢橋山

應劭曰橋山在上郡陽周

縣

釋兵須如

須如地名書作涼如今從史記

考異曰漢

上曰吾聞黃帝不

死今有冢何也公孫卿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思慕葬

其衣冠

考異曰史記漢書皆云或對漢武故事云公孫卿對今取之

上歎曰吾後升

天羣臣亦當葬吾衣冠於東陵乎

東陵謂茂陵也在長安東故曰東陵乃

還甘泉類祠太一

師古曰類祠謂以事類而祭也

上以卜式不習文

章貶秩為太子太傅以兒寬代為御史大夫 漢兵入

東越境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樓船將

軍卒錢塘轅終古斬徇北將軍

班志錢塘縣屬會稽郡師古曰轅姓終古名

故越衍戾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越建

成戾教與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衆降

據東越傳吳陽先在漢漢使歸

喻餘善餘善不聽及漢軍至陽以邑人攻越書故越衍戾者言其舊為越衍戾也越衍戾及建成戾皆東越所

封上封終古為禦兒侯

孟康曰禦兒越中地今吳南亭是也國語曰吾用禦兒臨之宋

祁注云禦兒越北鄙今嘉興史記正義曰禦今作語語兒鄉在蘇州嘉興縣南七十里臨官道

陽為卯

石侯居股為東成侯教為開陵侯又封橫海將軍說為

按道侯橫海校尉福為繚婁侯東越降將多軍為無錫

侯

卯石侯功臣表作外石食邑於濟南東成作東城屬九江郡開陵侯國屬臨淮郡按道功臣表作安道食

邑於南陽索隱曰繚婁縣名師古曰繚音遠婁於耕翻橫海校尉福城陽共王子海常侯福也坐法失侯以今功封繚婁侯服虔曰婁音瑩劉伯莊曰紆營翻無錫縣屬會稽郡

上以閩地險阻數反

覆

數所角翻

終為後世患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

遂虛其地

虛如字康讀曰墟

春正月上行幸緱氏

考異曰封禪書郊

祀志作三月漢書武紀及荀紀皆作正月今從之

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

聞若有言萬歲者三

荀悅曰萬歲神稱之也從才用翻

詔祠官加增太

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為之奉邑

奉扶上用翻

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䟽言神怪竒方者

以萬數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

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

東萊春秋萊子之國高祖置萊

郡唐置為登萊二州之地

言夜見大人長數丈

長直亮翻

就之則不見其

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

鉅公

鄭氏曰鉅公天子也張晏曰天子為天下父故曰鉅公師古曰鉅大也

已忽不見上

既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為仙人也宿

留海上

師古曰宿留謂有所須待也宿先就翻留力就翻

與方士傳車及間使

求神仙人以千數

師古曰間微也隨間隙而行也

夏四月還至奉高

奉高

泰山郡

禮祠地主於梁父

地主八神之一也梁父縣屬泰山郡父音甫

乙卯

令侍中儒者皮弁搢紳射牛行事

續漢志委貌皮弁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

如覆盆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母追殷之章甫者也委貌以皂絹為之皮弁以鹿皮為之沈約曰古者貴賤

皆執笏其有事則措之於腰帶所謂措紳之士者措笏而垂紳紳帶也長三尺天子有事必自射牛示親殺也

今採此禮以

為封禪儀 封泰山下東方

登封泰山蓋癸卯自海上還

還乙卯至泰山行事也

如郊祠秦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

古廣

曠翻度廣曰廣高居號翻度高曰高

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

與侍中奉車都尉霍子侯上泰山

服虔曰子侯霍去病子也上時掌翻下同

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

山北為陰

丙辰禪泰山下陟

師古曰陟者山之基足陟音止

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

見

見賢通翻下同

衣尚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茅三脊為神藉

藉才夜  
翻薦也

五色土益雜封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

出封中

師古曰雲出於所封之中

天子從禪還坐明堂

班志明堂在奉高西南四

里臣瓚曰郊祀志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也明年秋乃作明堂

羣臣

更上壽頌功德

更互也工衡翻

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

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况施

曰况曰應劭

賜也施與也言天地神靈乃賜我瑞應施式智翻

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

臣瓚曰聞

呼萬歲者三

是也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

然後升禋肅然

禋與禪同

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

更工衡翻下同

其



以十月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

博與蛇丘屬泰山郡博縣有泰山廟岱山在西北師古曰蛇音移歷城縣屬濟南郡民田租逋賦

皆貸除之無出今年筭賜天下民爵一級又以五載一

巡狩用事泰山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

載子亥翻治直之翻下同天

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

得于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

幾居衣翻復扶又翻

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羣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仙者

得之自然不必躁求

躁則到翻

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

道雖至蓬萊見仙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

以須之

處昌呂翻頁待也

仙人將自至上乃止會奉車霍子侯

暴病一日死子侯去病子也上甚悼之乃遂去並海上

並步浪翻上時掌翻

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乃

至甘泉凡周行萬八千里云先是桑弘羊為治粟都尉

領大農

原父曰大司農舊治粟內史耳弘羊為搜粟都尉也先悉薦翻

盡管天下鹽鐵

弘羊作平準之法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

販者

賈音古

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

輸委於偽翻  
輸音戌

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

則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

如淳曰  
牟取也

而萬物不

得騰踴至是天子巡狩郡縣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

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吏得入粟補官

及罪人贖罪山東漕粟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

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

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時

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

古師

曰衣於  
既翻  
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

雨 秋有星孛于東井

晉天文志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又曰東井雍州分字

蒲內翻下同

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台

天文志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望

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

填星土星也填讀曰鎮

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師古曰德星即填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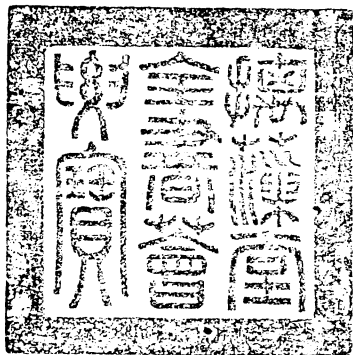
也言天以德星報於帝

齊懷王閔薨無子國除

閔元狩六年受封



資治通鑑卷二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監生臣朱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七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十三

起立默涖灘盡立  
默敷牂凡十一年

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上

元封二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還祝祠泰一以拜

德星

師古曰拜而  
祠之加祝辭

春正月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

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

緱工  
侯翻

拜卿為中大



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

宿留音秀溜

見大人迹云

復遣方士求神怪採芝藥以千數

復扶又翻

時歲旱天子既

出無名乃禱萬里沙

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孟康曰沙徑三百餘里杜佑通

典萬里沙在萊州掖縣界

夏四月還過祠泰山

初河決瓠子

河始決見

十八卷元光二年

後二十餘歲不復塞

復扶又翻塞悉則翻下同

梁楚之地

尤被其害

被皮義翻

是歲上使汲仁郭昌二卿發卒數萬人

塞瓠子河決天子自泰山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

河

沈持林翻

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卒填決河

從才

用翻卒  
子恤翻

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宮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

迹

溝洫志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

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醜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洛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渤海孟康曰二渠具一出貝丘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也河自王莽時遂空惟用漯耳醜山支翻漯吐合翻

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 上還長安 初令越巫祠

上帝百鬼而用雞卜

越俗用雞卜李奇曰持雞奇卜如鼠卜史記正義曰雞卜法用雞一

狗一生祝願訖即殺雞狗煮熟又祭獨取雞兩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則吉不足則凶今嶺南猶行此法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雞卜南人占法以雄雞雜執其兩足焚香禱所占撲雞殺之拔兩股骨淨洗線束之以竹

筵插束處使兩骨相背於筵端執竹再祝左骨為儂儂我也右骨為人人所占事也視兩骨之側所有細竅以細竹筵長寸餘偏插之斜直偏正各隨竅之自然以定吉凶法有十八變大抵直而正或近骨者多吉曲而斜或遠骨者多凶亦有用雞卵卜者握卵以卜書墨於殼記其四維煑熟橫截視當墨處辨殼中白之厚薄以定儂人吉凶

公孫卿言儂人好樓居

好呼到翻

於是上令長安作

蜚廉桂觀甘泉作益壽延壽觀

應劭曰蜚廉神禽名能致風氣晉灼曰身似鹿

頭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桂觀漢志作桂館師古曰蜚廉桂館益壽延壽四館名觀古玩翻

使卿

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又作通天莖臺

通天臺在甘泉宮漢舊儀曰臺高五

十丈去長安二百里望見長安城

置祠具其下更置甘泉前殿益廣諸

宮室

初全燕之世嘗畧屬真番朝鮮

徐廣曰遼東有番汙縣應劭曰

玄菟本真番國番普安翻張晏曰朝鮮有濕水列水汕

水三水合為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括地志高麗

都平壤城本樂浪郡王險城又古云朝鮮索隱曰索為

朝音潮直驕翻鮮音仙以有汕水故也汕一音訕

置吏築障塞

為于偽翻下同

秦滅燕屬遼東外徼

徼古弔翻

漢興為

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涓水為界

班志涓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

樂浪縣西入海水經涓水出樂浪鏐方縣東南過臨涓

縣東入海鄴道元註曰滿自涓水而至朝鮮若涓水東

流無渡涓之理余訪蕃使言城在涓水之陽其水西流

逕樂浪郡朝鮮縣故志曰涓水西至增地縣入海經誤

涓普蓋翻又滂沛翻普

大翻杜佑曰涓滂拜翻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

見十卷

高祖十  
二年 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推髻蠻夷服而東

走出塞渡涇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

蠻夷及燕亡命者王之

王于況翻

都王險

韋昭曰王險故邑名應劭曰遠東有

險瀆縣即滿所都因水險故曰險瀆臣瓚曰王險在樂浪郡涇水之東師古曰瓚說是貢曰即平壤城 會

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遠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

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

見賢

遍翻下同 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

皆來服屬

臨屯帝後開為郡註見下三年降戶江翻

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

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

誘音酉見賢  
遍翻下同

辰國欲

上書見天子又雍闕不通

師古曰辰國即辰韓之  
國雍讀曰壅闕一曷翻

是歲

漢使涉何誘諭

涉姓也左傳晉  
有大夫涉佗

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

至界上臨涓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

刺七  
亦翻即

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

將即  
亮翻

為于偽  
翻下同

即不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

遼東東部都  
尉治武次縣

朝

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 六月甘泉房中產芝九莖

時  
芝

產於甘泉齋房九莖連葉論衡芝生於土土  
氣和則芝草生瑞命記王者慈仁則芝草生

上為之赦

天下 上以旱為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

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

乾音干

秋作明堂於

汶上

班志泰山郡萊蕪縣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濟桑欽所言又曰琅邪郡朱虛縣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

安丘入濰有五帝祠師古曰前言汶水出萊蕪入濟此又言出朱虛入濰將桑欽所言有異或者有二汶水乎予據班志明堂在泰山奉高縣西南四里又禹貢浮于汶達于濟比明堂當在濟之汶上琅邪之汶入于濰而濰入于海其地僻遠非立明堂處汶音問

上募天下死罪為兵遣樓船將

軍揚僕從齊浮渤海

僕從齊浮渤海蓋自青萊以北幽平以南皆濱于海其海通謂之渤

海非指渤海郡而言也

左將軍荀彘出遼東以討朝鮮 初上使

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

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深靡莫皆同姓相仗未肯聽

仗直亮翻勞深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數所於是上遣將軍

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

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續漢志益州郡去雒

陽五十六百里魏晉為南中寧州之地唐為昆州姚州之地後没于南詔師古曰唐南寧州昆州哀州也降戶

江翻朝直遙翻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復扶又翻又如是時漢

滅兩越平西南夷置初郡十七臣瓚曰元鼎六年定南越地以為南海鬱林蒼



梧合浦九真日南交趾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  
郡都祥柯越雋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

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

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

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

師古曰地比謂

依其次第自近及遠比類麻翻奉扶用翻傳張戀翻被皮義翻

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

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

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

給毋乏而已

訾讀曰資

不敢言擅賦法矣

帝初擊胡大司農賦稅專以奉戰士

故有擅賦之法

是歲以御史中丞南陽杜周為廷尉

杜姓譜杜本陶唐

氏劉累之後在周  
為唐杜氏有杜伯

周外寬內深次骨

李奇曰其用法深刻至骨

其治

大放張湯

言大抵依放張湯也放甫往翻

時詔獄益多二千石繫者新

故相因不減百餘人廷尉一歲至千餘章

章者諸獄告劾之書上之

廷尉者也

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

者數百里會獄

師古曰往赴對也

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

七萬人

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獄辭所及進考問者六七萬人也

吏所增加十

萬餘人

師古曰吏又於此外以文致之吏增也

三年冬十二月雷雨電大如馬頭

雨于具翻

上遣將軍趙

破奴擊車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

車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

宛於元翻

春正月甲申

封破奴為浞野侯王恢佐破奴擊樓蘭封恢為浩侯

從票

侯趙破奴元鼎五年坐酎金失侯今以功復封浞野侯浞野侯浩侯功臣表不書所食邑浞士角翻

於是

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

初作角抵戲魚龍曼延之屬

文頴曰名此樂為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蓋稌技樂也師古曰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散戲於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謂此也曼延即西京賦所謂巨獸百尋是為曼延者也延弋戰翻

漢兵入朝鮮境朝

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

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

守式又翻  
少詩沼翻

即出城擊樓船

樓船軍敗散遁山中十餘日稍求退散卒復聚左將軍

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為兩將未有利

為于  
偽翻乃

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

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復降

復扶又翻降  
戶江翻下同

遣太子入

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眾萬餘持兵方渡沮水使

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

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沮水復引歸山

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乃前至城下

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

能下左將軍所將燕代卒多勁悍樓船將齊卒已嘗敗

亡困辱卒皆恐將心慙

將即亮翻悍下罕翻又戾肝翻

其圍右渠嘗持

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

船陰暗密也間空隙也言暗密遣使投空際而出與樓船約降間古莧翻

往來言尚未肯

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

數所角翻下同

樓船欲就其約不會

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

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

意疑也億

度也料也

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

子以兩將圍城乖異兵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

正之

濟子禮翻考異曰史記作征之蓋字誤今從漢書

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

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之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

素所意告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遂亦以為然乃以

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

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

考異曰漢書作許遂按左將

軍亦以爭功相嫉乖計棄市則武帝必以遂執樓船為非漢書作許蓋字誤今從史記

左將軍已

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

考異曰漢書陰作陶今

從史記尼谿相參將軍王啖

應劭曰凡五人戎統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師古曰相路人

一也相韓陶二也尼谿相參三也將軍王啖四也應氏乃云五人失之矣不當尋下文乎余據韓陶今作韓陰

蓋從史記相息量翻啖音頰

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

將軍并將

將即亮翻

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啖

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夏尼谿參使人殺朝鮮王右

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巳又反復攻吏

復扶  
又翻

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

師古曰右渠之子名

長路人先已降漢而死于道故謂之降相最者其子名

告諭其民誅成巳以故遂

定朝鮮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

樂浪郡治朝鮮縣蓋以右渠所都為

治所也臣瓚曰茂陵書臨屯郡治東曉縣去長安六十

一百三十八里領十五縣玄菟郡本高句驪也既平朝

鮮併開為郡治沃沮城後為夷貊所侵徙郡句驪西北

真番郡治雲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領十五縣余

據後廢臨屯真番二郡班志東曉縣

封參為

屬樂浪雲縣無所攷樂音洛浪音狼

表灑清戾食邑於齊

陰為荻苴戾

灑音獲又戶卦翻

班書功臣表作荻苴

戾食邑於勃海北從



史記作荻音啜為平州侯

功臣表平州侯食邑於泰山梁父縣

長為幾侯

功臣表作幾侯張洛食邑於河東

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涅陽侯

涅陽縣屬南陽

郡涅乃結翻

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

亦坐兵至列口

班志列口縣屬樂浪郡郭璞曰山海經列水在遼東余謂其地當列水入海之

口當時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

武王封箕子於朝鮮

昔箕子居

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為民設禁八條

為子偽翻

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没入為其

家奴女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

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

人貞信不淫辟

辟讀曰辟

其田野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

效吏徃徃以杯器食

放甫郡徃翻

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

無閉藏

藏讀曰藏

及賈人徃者

賈音古

夜則為盜俗稍益薄

今於犯禁寢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

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

浮桴于海欲居九夷

並見論語桴編竹木為之大者曰筏小者曰桴桴芳無翻有

以也夫

秋七月膠西于王端薨

端景帝子三年受封謚法能優其德曰于考異曰荀紀端皆

作瑞今

武都氏反分徙酒泉

杜佑曰氏者西戎別種

從漢書

四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

雍於用翻時音止

通回中道遂

北出蕭關

師古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北蓋自回中通道以出蕭關

歷獨

鹿鳴澤

服虔曰獨鹿山名鳴澤澤名皆在涿郡道縣北界水經註澤渚方十五里

自代而還

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

夏大旱

匈奴自衛霍度幕以來

度幕見十九卷元狩四年

希復為

寇

復扶又翻下同

遠徙北方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

數色

角翻使使下疏吏翻

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北地人王烏等窺

匈奴烏從其俗去節入穹廬

去羌呂翻師古曰穹廬氈帳也索隱曰蓋以氈為廬

崇穹然而宋均曰穹獸名亦異說也

單于愛之佯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

漢為質

質音致

漢使楊信於匈奴信不肯從其俗單于曰

故約漢嘗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

師古曰品謂等差也

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

師古曰反違也

令吾太子為質

無幾矣

師古曰言遣太子為質則匈奴國中其餘者無幾皆當盡也余謂匈奴蓋自謂本與漢為鄰敵

之國今乃令以太子為質是其國  
勢削弱所餘無幾也幾居豈翻  
信既歸漢又使王烏

往而單于復調以甘言  
師古曰調古謠字  
欲多得漢財物給謂

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

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  
漢為子偽翻  
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

吾不與誠語  
師古曰誠實也  
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子藥欲

愈之  
子讀曰與  
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

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

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

王烏

師古曰持但也

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於是匈奴數使奇

兵侵犯漢邊

數所角翻

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

朔方以東備胡

五年冬上南巡狩至于盛唐

文穎曰案地理志不得疑當在廬江左右縣名韋昭

曰在南郡余據唐地理志壽州有盛唐縣蓋以古地名縣宋白曰壽州六安縣楚之潛也在漢為盛唐縣西

十五里有

望祀虞舜于九疑

地理志九疑山在陵零營道縣南亦名蒼梧山九峯

盛唐山

相似望而疑之故曰九疑相傳舜死于蒼梧因葬焉故望祀之

登瀛天柱山

班志瀛縣屬廬江郡

天柱山在南帝以為南

自尋陽浮江

班志尋陽縣屬廬江郡禹貢九江在

嶽瀟音潛唐之舒州

南皆東合為大江沈約曰尋陽因水名縣水南注江余據漢尋陽縣在大江北自晉立尋陽郡於江南之柴桑而江北尋陽之名遂晦杜佑曰漢舊尋陽縣在江北今蘄春郡界晉溫嶠移於江南親射蛟江中

獲之

師古曰蛟龍屬也郭璞說其狀云似蛇而有腳細頸有白嬰大者數圍卵生子如二石大甕能吞人

射而舳艫千里薄縱陽而出

李斐曰舳船後持柁處艫船前刺檣處言其船多前

後相銜千里不絕也舳音逐艫音盧班志縱陽縣屬廬江郡宋白曰舒州桐城縣漢為縱陽縣梁置縱陽郡師古曰縱遂北至琅邪

琅邪郡秦置唐為沂州其餘地入海萊密州界

並海

並步浪翻

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太山增封甲子始祀上帝於明堂配以高祖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

師古曰計若今之諸州計簿也朝直違翻夏四月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

祖賦還幸甘泉郊泰畤長平烈侯衛青薨

考異曰漢武故事大

將軍四子皆不才皇后每因太子涕泣請上削其封上曰吾自知之不令皇后憂也少子竟坐奢淫誅上遣謝后通削諸子封爵各留千戶焉按起冢象廬山廬山蓋青四子無坐奢淫誅者此說妄也

揚雄所謂填廬山之窟者也師古曰廬山句奴中山名衛青冢在茂陵東次霍去病冢之西相併者是也

上既攘卻胡越開地斥境乃置交阯朔方之州及冀幽

并兗徐青揚荆豫益涼等州凡十三部皆置刺史焉續漢

志秦有監郡御史監諸郡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無常官孝武初置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古今注



曰常以春分行部郡國各遣一吏迎界上漢舊儀曰詔書舊典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政黜陟能否斷理寃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十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十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剝戮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十石選置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十石子弟怙恃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十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續漢志又曰諸州常以八月巡行郡國錄囚徒考殿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與古今注異據晉志帝改禹貢雍州曰涼州梁州曰益州又置徐州復禹貢舊號北置朔方南置交趾與荆揚兗豫青冀幽并為十三州春秋元命包及晉書地理志昂畢叢為冀州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荒則冀豐箕星叢為幽州言北方太陰故

以幽冥為號營室流為并州不以衛水為號又不以恒山為稱而云并者蓋以其在兩谷之間也五星流為兗州端也信也又云蓋取沅水以名焉天氏流為徐州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丘以立名虛危流為青州禮曰正東曰青州蓋取地居少陽其色青故名牽牛流為揚州以為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亦云州界多水水波輕揚也軫星散為荊州強也言其氣躁強亦曰警也言南蠻數為寇逆其人有道後服無道先強常警備也又云取名於荆山鈎鈴星別為豫州豫者舒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參代流為益州益之言既言其所在地之險阨亦曰疆壤益大故以名焉涼州以地處西方常寒涼也

上以名臣文武欲

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

踁而致千里

師古曰奔走也踁蹈也奔踁者乘之則奔立則踁人踁徒計翻

士或有負

俗之累而立功名

晉灼曰負俗謂被世譏論也累力瑞翻

夫泛駕之馬

古師

曰泛覆也與曼同言馬有逸氣者多能覆車泛方勇翻

跖弛之士

如淳曰士行有卓異不入俗弛

而見斥逐者師古曰跖者跖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法度也跖音跖弛式爾翻

亦在御之而

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

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才異等

者超等軼羣不與凡同也師古曰茂美也

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使疏吏翻

六年冬上行幸回中

春作首山宮

應劭曰首山在上郡於其下立宮廟

也文穎曰在河東蒲反界師古註漢書曰尋此下詔文及依地理志文說是

三月行幸河

東祠后土赦汾陰殊死以下

漢既通西南夷開五郡

五郡犍為越雋  
沈黎汶山益州

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歲遣使十餘輩出

此初郡皆閉昆明

杜佑曰昆明在越雋西南諸蠻所居

為所殺奪幣物於

是天子赦京師亡命令從軍遣拔胡將軍郭昌將以擊

之斬首數十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

將即亮翻復扶又翻

秋大

旱蝗 烏孫使者見漢廣大歸報其國

元鼎二年烏孫遣使隨張騫入

謝天子

其國乃益重漢匈奴聞烏孫與漢通怒欲擊之又

其旁大宛月氏之屬皆事漢烏孫於是恐使使願得尚

漢公主為昆弟天子與羣臣議許之烏孫以千匹馬往

聘漢女漢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往妻烏孫

江都王建

易王非之子妻  
七細翻下同

贈送甚盛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匈

奴亦遣女妻昆莫以為左夫人公主自治宮室居

治直  
之翻

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

主悲愁思歸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以帷帳錦繡

給遺焉

師古曰間歲者謂每隔一歲  
而往也間古莧翻遺于季翻

昆莫曰我老欲使

其孫岑娶尚公主

史記作岑娶漢書作岑陬師古曰岑  
士林翻陬子侯翻余據漢書岑陬者

其官名也本  
名軍須靡

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

欲與烏孫共滅胡岑娶遂妻公主昆莫死岑娶代立為

昆彌

烏孫建國之王曰昆莫班史云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顏注曰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

名獵驕靡故書云昆彌昆取昆莫彌取驕靡彌靡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彌為王號滅綿結翻是

時漢使西踰葱嶺抵安息發使以大鳥卵及黎軒

善眩人獻于漢

應劭曰大鳥卵如一二石也郭義恭廣志曰大汲水甕無一二石也

爵頸及身膺蹄都似橐駝舉頭高七八尺張翹文餘食大麥其卵如甕即今之駝鳥也黎軒亦曰黎軒東漢為大秦國唐為拂菻國在安息烏弋之西隔大海眩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鳥之術皆是魚豢魏畧曰大秦國俗善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九巧妙非常軒音軒又鉅連翻

及諸小國驩

潛大益車師扞朶蘇難之屬

據史記驩潛大益在大宛西扞朶國治扞朶城去長

安九千二百八十里西通于寘三百九十里後漢曰寧

朶蘇難康居小王國治蘇難城去陽關凡八千二十五

里扞音烏朶與

朶同難下戒翻

皆隨漢使獻見天子

見賢遍翻

天子大悅西

國使更來更去

師古曰迭互來去前後不絕更工衡翻

天子每巡狩海上

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

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

師古曰言示之令其觀覽

大角抵出奇戲

諸怪物多聚觀者

師古曰聚都邑人令觀者以誇示之觀工煥翻下同

行賞賜酒

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

傾駭之

師古曰見顯示也藏徂浪翻

大宛左右多蒲萄可以為酒多

苜蓿

苜蓿草名首音目苜音宿

天馬嗜之漢使采其實以來天子種

之於離宮別觀旁極望然西域以近匈奴常畏匈奴使

待之過於漢使焉

近其新翻

是歲匈奴烏維單于死子烏

師廬立年少號兒單于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徙左方

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郡

匈奴左方兵本直上谷以東右方兵直上

郡以西單于庭直代雲中今徙去而西北故左右方亦徙

太初元年

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為歲首故改元為太初

冬十月上行幸秦



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祠上帝于明堂東至海上考  
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 乙酉栢梁

臺災

天火曰災  
人火曰火

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

伏儼曰  
高里山

名在泰山下師古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  
里謂之萬里字即為蓬蒿之蒿或呼為下里者也或者  
既見泰山神靈之府高里山又在其旁即誤以高里為  
萬里混同一事陸士衡尚不免況餘人乎今流俗漢書  
本有作蒿字  
者妄增耳祠后土臨渤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

殊廷焉

師古曰蓬萊  
僊人之庭也

春上還以栢梁災故朝諸侯受計

于甘泉

師古曰受郡國所上  
計簿也朝直遙翻

甘泉作諸侯郎越人勇之

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

宮

師古曰建章宮在未央宮西俗所呼貞女樓即建章之闕余據庾太子傳建章宮在長安城西周回二十

里上林之地也括地志建章宮在雍州長安縣西二十里長安故城西

度為千門萬戶

度大

各翻其東則鳳闕

三輔黃圖曰鳳闕高二十五丈闕中記曰一名別風闕以言別四方之風西京

賦閭闔之內別風嵯峽是也三輔舊事曰北有園闕高二十丈上有銅鳳凰故曰鳳闕也高二十餘

丈高居

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園

西都賦前唐中而後太液索隱曰如淳云

中唐有甃鄭玄註唐堂庭也爾雅以廟中路謂之唐西京賦前開唐中彌望廣是也毛氏詩傳曰唐堂塗也正

義曰唐是門內之路釋宮云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班史作商中師古曰商金也於序在秋如淳謂商中

為商庭蓋以西方之庭也數十里言廣於其北治大池  
苑亦西方之獸故於此置園圖求遠翻

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

治直之翻漸臺在太液池中師古曰為水所漸

漬故曰漸臺漸子廉翻臣瓚曰太液池言承陰陽津液以作池也師古曰太液池者言其津潤所及廣也

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

三輔故事池北

面有石魚長三丈高五尺南岸有石鯨三枚長六尺

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

漢武故事玉堂基與未央前殿等去地十二丈黃圖曰壁門薄以壁玉因曰壁門大鳥立條丈所產大鳥之象

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

漢宮閣疏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置九天道士

百人然則神明井幹俱高五十丈也井幹樓積木而高為樓若井幹之形也井幹者井上木欄也其形或四角

或八角西京賦井幹  
疊而百層即此樓也  
輦道相屬焉屬之

欲翻

太中大夫公

孫卿壺遂

姓譜晉大夫受邑壺口其後以為氏

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

壞廢

箕子叙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歷法故自古以來創業改制咸正歷紀

宜改正朔上詔

兒寬與博士賜等共議以為宜用夏正

漢初用秦正以建亥之月為歲

首夏正以建寅之月為歲首

夏五月詔卿遂遷等共造漢太初歷以

正月為歲首色尚黃數用五

時議者謂漢以土德旺土色黃而數五故上黃而用

五張晏曰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

定官名

協音律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後世云 凶

奴兒單于好殺伐國人不安又有天災畜多死

好呼到  
翻畜許

翻救左大都尉使人間告漢曰

間古  
覓翻

我欲殺單于降漢

降戶

翻江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上乃遣因杆將軍公孫敖

築塞外受降城以應之

服虔曰因杆匈奴地名因所征  
以為將軍之名杆與俱翻受降

城在居  
延北

秋八月上行幸安定

元鼎二年置安定郡屬  
涼州唐為原會涇州地

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

張晏曰貳師  
大宛城名宛

於元  
翻

匿不肯與漢使天子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

馬以請之

姓譜以為車姓本於田十  
秋據此則已自有車姓

宛王與其羣臣謀

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

服虔曰鹽水水名道從水中行師古曰沙磧之中不

生草木水又鹹苦即今敦煌西北惡磧者也數有敗言每自死亡也孔文祥曰鹽澤也言水廣遠或致風波而數敗也裴矩西域記曰鹽水在西州高昌縣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砂磧之地道路不可準惟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為標

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

驗由此數有死亡

且往往而絕邑

師古曰言近道之處無城郭之居也

乏食者多漢使數百

人為輦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

我何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

子讀曰與

漢使怒妄

言推金馬而去

謂妄發言以詬詈之且推破金馬而去也

宛貴人怒曰漢使

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

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

姚舜

姓也左傳有鄭大夫姚句耳

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

射而亦翻

可盡虜矣天子嘗使浞野侯以七百騎虜樓蘭王以定

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

師古曰欲封其兄弟

乃拜李夫人

兄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

萬人以往伐宛

師古曰惡少年謂無行義者

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

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

哆為校尉制軍事

哆昌也翻索  
隱音尺吞翻

臣光曰武帝欲侯寵姬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宛其  
意以為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夫軍旅大  
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繫焉苟為不擇賢愚而授之  
欲徼幸咫尺之功藉以為名而私其所愛不若無功  
而侯之為愈也然則武帝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

高祖曰置將不善一  
敗塗地將即亮翻

謂之能守先帝之約臣曰過矣

中尉王溫舒坐為姦利罪當族自殺時兩弟及兩婚家



婦家亦各自坐佗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為曰帝改郎中令為光祿

曰婚勳應劭曰光明也祿爵也勳功也如淳曰胡公曰勳之言閭也閭者古主門官也光祿主宮門師古曰應說是也

也悲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師古曰温

舒與兄弟同三族而兩妻各一故曰五族也 關東蝗大起飛西至燉煌

郡屬涼州唐瓜州沙州地燉音屯

二年春正月戊申牧丘恬侯石慶薨沈約曰恬亦謚法所不載 閏

月丁丑以太僕公孫賀為丞相封葛繹侯賀始以功封南奔侯元鼎

五年坐酎金免今以為相封葛繹侯功臣表不書所食邑 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

公孫弘後丞相比坐事死

元狩五年丞相李蔡有罪自殺元鼎二年丞相莊青翟自

殺五年丞相趙周下獄死師古曰比頻也比昆寐翻

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

數所角翻被皮義翻

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不肯起

上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

師古曰殆危也

三

月上行幸河東

河東郡屬司隸三河之一也唐蒲晉解隰州地

祠后土

夏五

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秋蝗

貳師將軍之西也既

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者

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

比必寐翻及也

士至者不過

數千皆飢罷

罷讀曰疲

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

師將軍與李哆趙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况至其

王都乎引兵而還至燉煌

燉音屯

士不過什一二

師古曰什人之

中一二  
人得還

使使上書言道遠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

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

復扶又翻

天子聞

之大怒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

留燉煌

上猶以受降城去匈奴遠遣浚稽將軍趙破

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

還

應劭曰浚稽山在武威塞北匈奴常以為障蔽浚音峻稽音雞余據班史匈奴中有東西浚稽東浚稽山

在龍勒水上

浞野侯既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

發左方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未

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

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

問古覓翻

因急擊其軍軍吏畏

亡將而誅莫相勸歸者軍遂沒於匈奴兒單于大喜因

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 冬十二月

兒寬卒

兒五兮翻

三年春正月膠東太守延廣為御史大夫

膠東郡屬青州唐入青萊

州界延廣史逸其姓守式又翻

上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皆無驗令

祠官禮東泰山

東泰山在琅邪郡朱虛縣界

夏四月還修封泰山禪

石閭

應劭曰石閭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以為仙人之閭

匈奴兒單于死子年

少匈奴立其季父右賢王响犁湖為單于

响漢書作句師古曰音鉤

史記作响音同音吁

上遣光祿勳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

史記正義曰即五原郡榆林塞也在勝州榆林縣西北四十里

遠者千餘里築城障列

亭西北至廬朐

晉灼曰地理志從五原桐陽縣北出石門障即得所築城師古曰廬朐山名杜

佑曰廬朐在麟州銀城縣北猶謂之光祿塞銀城漢固陰縣地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

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

班志

居延澤在張掖居延縣東北古文以為流沙括地志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甘州在長安西北

二十四百六十里說讀曰悅伉音抗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

定襄雲中二郡屬并州

殺畧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

亭障

敗補邁  
壞音怪

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

酒泉張掖二郡屬涼州

畧數千人會軍正任文擊救盡復失所得而去

師古曰擊救者

擊匈奴以救漢人任音壬是歲睢陽侯張昌坐為太常乏祠國除

班書功臣表及公卿表皆作睢陵侯高祖功臣張敖封  
宣平侯傅國至曾孫士失侯元光三年封其弟廣為睢  
陵侯紹國昌廣之子也睢陵縣屬陵淮  
郡師古曰乏祠祠事有闕也睢音雖  
初高祖封功臣

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時兵革之餘大城名都民人散

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

師古曰裁與纒同十分之內纒有二三也

大侯

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

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應劭曰封爵之誓國家欲使功臣傳祚無窮也

帶衣帶也厲砥石也河當何時如衣帶山當何時  
如厲石言如帶厲國猶永存以及後世之子孫也  
申以

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及高后時盡差第列侯位次

藏諸宗廟副在有司

師古曰副貳也其列侯功籍已藏於宗廟副貳之本又在有司

建

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

萬戶小國自信

師古曰謂舊五百戶今者至千戶也曹參初封萬六百戶至後嗣宗免時有戶

二萬三千是為戶口蓄息故也他皆類此

富厚如之

師古曰言其資財亦益富厚如戶口之多

子

孫驕逸多抵法禁隕身失國至是見侯裁四人

鄒侯蕭壽成繆

侯鄼世宗汾陽侯靳石封并睢陵侯張昌為四人耳見賢通翻

罔亦少密焉

少詩沼翻

漢

既亡浞野之兵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



宛善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

晉灼曰易輕也師古曰輪臺亦國名

余按輪臺在車師西千餘里又西即大宛易以豉翻

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

便者鄧光等

師古曰案其罪而行罰

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歲

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

師古曰興發部署歲餘乃得行

負私從者不與

師古曰負私糧食及私從者不在六萬人數中也從才用翻與讀曰預

牛十萬馬三萬匹

驢橐駝以萬數齎糧兵弩甚設

師古曰施張甚具也

天下騷動轉

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

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

師古曰空孔也徙其城下水者令從它道

流不迫其城也空以穴其城者圍而攻之令作孔使空  
穴也下云決其水原移之又云圍其城攻之皆再叙其  
事也一曰既徙其水不令於城下流而因其舊引水入  
城之孔攻而穴之余謂此書遣水工將以徙水穴城也  
下書決水原攻城正行其  
初計耳非再叙其事也 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

掖北置居延休屠屯兵以衛酒泉

班志居延縣屬張掖郡休屠縣屬武威郡

屠音儲而發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贅婿賈人故有市

籍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凡七科適為兵

贅之芮翻賈音古適讀曰

適及載糒給貳師

師古曰糒乾飯也音備

轉車人徒相連屬

屬之欲翻

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

師古曰習猶便也一人為執馬校尉一人

為驅馬  
校尉

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

復扶又翻

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

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

師古曰平行言無寇難

兵到者

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

射而亦翻敗補遺翻

宛兵走入

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

師古曰留

行謂留止軍廢其行

乃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

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母寡匿善馬殺漢

使

師古曰母寡宛王名

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

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

宛貴人勇將煎靡

師古曰宛之貴人為將而勇者名煎靡煎子延翻

宛大恐走

入城中持王母寡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

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康居

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

從

師古曰令貳師孰計之而欲攻戰乎欲不攻而取馬乎孰與熟同古字通用

是時康居侯

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

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為來誅首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

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

罷讀曰疲

破漢

兵必矣乃許宛之約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

食食漢軍

師古曰下食讀曰飮

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

北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

為宛王

服虔曰蔡音楚言蔡師古曰昧音本末之末蔡音千局翻

與盟而罷兵初貳

師起燉煌西

起發也謂發燉煌而西也

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

申生將千餘人別至郁成郁成王擊滅之數人脫亡走

貳師

走音奏下同

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郁成

帝置搜粟

都尉屬大司農姓譚楚莊王少子為上官郁成王亡走大夫其後以為氏秦滅楚徙隴西之上邽

康居祭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祭祭

令四騎士縛守詣貳師上邽騎士趙弟恐失郁成王

班志

上邽縣屬隴西郡故邽戎邑也邽音圭拔劍擊斬其首追及貳師

四年春貳師將軍來至京師貳師所過小國聞宛破皆

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

見賢適翻

因為質焉

質音至

軍還

入馬千餘匹

漢書李廣利傳云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文為詳明

後行

既還敦煌

而再出師軍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故曰後行

牟之

師古曰言如牟賊之食苗也

以此物故者衆天子為萬里而伐

不錄其過乃下詔封李廣利為海西侯

班志海西縣屬東海郡

封

趙弟為新時侯

功臣表新時侯食邑於齊地時音止

以上官桀為少府軍

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

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

孟康曰迅速也自樂而行者

以謫過

行皆黜其勞

師古曰言以罪謫而行者免其所犯不叙其勞

士卒賜直四萬錢

師古曰或以它財物充之故云直

匈奴聞貳師征大宛欲遮之貳師兵

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

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

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

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師古

曰以其言為直遣歸國亦因使候司匈奴司讀曰伺匈奴自是不甚

親信樓蘭自大宛破後西域震懼漢使入西域者益得

職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余謂顏說非也此言漢使入西域諸國不敢輕辱為得其職耳得職者不

失其職也於是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渠

在輪臺東東南與且未接南與精絕接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



護

師古曰統領保護屯田之事也

以給使外國者

師古曰收其五穀以供之使疏吏翻

後

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諛

以其遇漢善而得王也

使我國遇屠

乃相與殺昧蔡立母寡昆弟蟬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

侍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

馬二匹 秋起明光宮

三輔黃圖明光宮在長樂宮後南與長樂宮相聯屬北通桂宮

冬上行幸回中匈奴响犂湖單于死匈奴立其弟左

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

師古曰且子餘翻鞮丁奚翻

天子欲因伐宛

之威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

平城事見十一

卷高祖七年遺  
于季翻又如字

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

事見十二卷惠  
帝三年悖蒲內

翻

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

公羊傳莊四年春  
齊襄公滅紀復仇

也襄公之九世祖為紀侯所譖而烹殺于周故襄  
公滅紀也九世猶可以復仇乎曰雖百世可也

且鞮

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

天子我丈人行也

師古曰丈人尊老  
之稱行戶浪翻

因盡歸漢使之不

降者路充國等

充國被留見  
上元封四年

使使來獻

天漢元年

應劭曰時頻年苦旱故改元為天漢以祈甘  
雨師古曰大雅有雲漢之詩周大夫仍叔所

作以美宣王遇旱災修德勤政  
而能致雨故依以為年號也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

秦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上嘉匈奴單于之義遣

中郎將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

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

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

時權為使之吏若今之差人充使典矣姓譜常姓黃帝相常先之後

既至匈奴置幣遺單

于

遺于季翻

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

漢望其回心鄉善今乃益驕故曰非漢所望

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

緱王者匈奴渾邪王姊子與渾邪王俱降漢後隨況野侯沒匈

奴中漢有長水校尉掌長水胡騎師古曰長水胡名其註庚太子傳則又曰今鄯縣東有長水余據水經註長

水出杜縣白鹿原北入霸水胡騎蓋屯於此非胡名也庚傳註是虞常蓋亦先沒於匈奴緱工侯翻

及衛

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闕氏歸漢

降戶江翻闕氏音煙

支衛律者父故長水胡人律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

薦言律使於匈奴使還聞延年家收遂亡降匈奴

異曰考

延年傳云誅延年兄弟宗族按是後李廣單于愛之與

利尚為將帥益止誅延年及弟季妻子耳

魏畧曰丁靈在康居北去匈奴廷接習水七千里匈奴益以丁靈王

封衛律耳 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

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

為于偽翻射而亦翻

吾母弟

在漢

言其母與其弟也

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

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

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

常生得

師古曰被執獲也

單于使衛律治其事

治直之翻

張勝聞之

恐前語發以狀語武

狀語牛倨翻

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

犯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

見犯

言被匈奴侵犯然後乃死是為更負漢國故欲先自殺而勝惠止之引謂辭及之也重直龍翻

單于怒

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

復加

臣瓚曰左伊秩訾胡官之號余據匈奴傳呼韓邪之欺其右伊秩訾王使之降漢則此乃胡王之號

師古曰言謀衛律而殺之其罰太重也復扶又翻

宜皆降之

降戶江翻下同

單于使衛

律召武受辭

師古曰致單于之命而取其對也

武謂惠等

謂猶語也武語惠等也

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

刺七亦翻

衛律

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煨火

師古曰煨謂聚火無箴者也煨

于云翻

覆武其上

師古曰覆身於坎上也覆音方目翻

蹈其背以出血武氣

絕半日復息

師古曰息謂出氣也

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

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欲

降之

師古曰喻說令武降也

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劔斬虞常

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

師古曰近臣衛律自謂也

當死單

于募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

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

復扶又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

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

師古曰彌滿也畜許又翻

富貴如此

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艸野膏古誰復知之

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

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

畔主背親

背蒲  
妹翻

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

師古曰言  
何用見汝

為也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

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

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

南越事見上卷元鼎五年六年宛事見上太初

三年朝鮮事見上元

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

師古曰若

封二年縣讀曰懸

汝也言汝知我不降明矣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

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

中師古曰舊米粟之窖而空者也窖工考翻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



旃毛并咽之

師古曰飲於禁翻食讀曰飢雨于具翻齧魚結翻咽音宴吞也數日不死

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

得歸

師古曰羝牡羊也羝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若燕太子丹烏白頭馬生角之比也羝音丁奚

翻乳音人喻翻

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天雨白毳

師古曰毳

毛之彊曲者音力之翻

夏大旱

五月赦天下

發適戍屯五

原

五原郡屬并州括地志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

浞野侯趙破奴

自匈奴亡歸

太初元年破奴為匈奴所獲

是歲濟南太守王卿為御

史大夫

濟南郡屬青州唐淄青齊州地濟子禮翻守式又翻考異曰七月閉城門大搜臣瓚註武帝

紀曰漢帝記六月禁踰侈十月大搜則搜  
索踰侈者不必閉城門大搜蓋搜姦人耳

二年春上行幸東海

東海郡屬徐州  
唐為海州地

幸回中

夏五

月遣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

山晉灼曰天山在西域近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里師古  
曰即祈連山也匈奴謂天曰祈連西河舊事白山冬

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括地志天山一名白山今名折  
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州在長安西北四千

四百一十六里余據唐志祁山在甘州  
張掖縣與天山似是兩處騎音渠史翻

得胡首虜萬

餘級而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匈奴大圍貳師將軍漢軍乏食數

日死傷者多假司馬隴西趙充國

隴西郡屬涼州  
唐河渭岷州地

與壯

士百餘人潰圍陷陳

陳讀曰陣

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

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

詣行在所帝親見視其創

被皮義翻創初良翻

嗟嘆之拜為中郎

漢復使因杆將軍敖出西河

西河郡屬并州

彊弩都尉路博德

會涿涂山

徐廣曰涂音邪索隱曰涿音卓邪以奢翻漢書作涿邪山在高闕塞北十餘里

無所

得初李廣有孫陵為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

廣之風拜騎都尉

續漢志騎都尉比二千石柱佑曰奉車都尉尉馬都尉騎都尉並漢武帝

置東晉省奉車騎都尉  
惟留尉馬尚主者為之  
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

丹陽秦鄣郡地

元封二年更名丹陽屬揚州唐宣歙池昇睦州之地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及貳

師擊匈奴上詔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將即亮翻下同重直用翻陵

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

力扼虎扼捉持也射命中師古曰所指名處即中之也中竹仲翻願得自當一

隊到蘭于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鄉讀曰嚮上

曰將惡相屬邪將如字惡為路翻吾發軍多無騎子女陵對無

所事騎師古曰猶言不須騎也予讀曰與女讀曰汝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

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

陵軍博德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

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

書乃詔博德引兵擊匈奴於西河詔陵以九月發出遮

虜障

遮虜障在張掖居延縣路博德所築括地志漢居延故城在甘州張掖縣之東北一十五百三十里

有遮虜障

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

班志敦煌龍勒縣有龍勒水出南羌中東北入

澤溉民田蓋其下流北至浚稽山下

徘徊觀虜即無所見還抵受降城休

士

太初元年公孫敖築受降城

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

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

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

將率猶言

將領也將即亮翻率如字

上甚悅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

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

士出營外為陳

陳讀曰陣

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

行戶剛翻盾食

尹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

如淳曰手對戰也

千弩

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

上時掌翻

漢軍追擊殺數千人

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

行數日抵山谷中

師古曰抵當也至也

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

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復斬首三千餘級

竹中

仲翻創初良翻將如字詩無將大車鄭氏曰將猶扶進也復扶又翻

引兵東南循故龍城

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

師古曰葭即蘆也釋名曰初生為葭長大為蘆成則

名為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

師古曰預燒自

陳前葭葦則虜火不得而延及也

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使其子

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

單于

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秦共一臂也貢父曰皆無此理蓋如今之合蟬或併兩弩共

一弦之類余據魏氏春秋諸葛亮損益連弩以鈇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今之划車弩梯弩益亦損益

連弩而為之雖不能三十臂共一  
弦亦十數臂共一弦射而亦翻

單于下走是日捕得

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

得無有伏兵乎

近其  
靳翻

諸當戶君長皆言

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余據匈奴

奴之官有左右當戶骨都侯凡二十四長

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

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

復扶又  
翻下同

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

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

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

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

續漢志凡領軍皆有部曲部有校尉



部下有曲曲  
有軍候一人  
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

將軍麾下及校尉成安侯韓延年

韓延年以父千秋死南越封事見上卷元

鼎五  
年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之

行戶剛翻射而亦翻

即破矣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

曰李陵韓延年趣降

呼火故翻趣讀曰促

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

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

一日五十萬矢皆盡

師古曰鞬音丁奚翻漢書作百五十萬矢皆盡

即棄車去

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

師古曰徒但也輻音福

軍吏持

尺刀入陜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

服虔曰壘石山名也師古曰此

說非也言投石以投人因山隅曲而下也壘盧對翻

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

衣獨步出營

蘇林曰褰衣卷袖而行也師古曰便衣謂著短衣小袖也

止左右毋隨

我丈夫一取單于耳

師古曰言一身獨取也

良久陵還太息曰兵

敗死矣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嘆曰復得數

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

師古曰兵即謂矢及矛戟之屬也

天明坐

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

二升糒一片冰

師古曰時冬寒有冰持之以備渴也糒音備

期至遮虜障者

相待

與軍士期有先至遮虜障者留駐以待後至也

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

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

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

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

史記正義曰遮虜障北百八十里直

居延西北長老相傳云是李陵戰處

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後聞陵降上

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

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狗

國家之急

師古曰狗營也一曰從也

其素所畜積也

言其習中素所畜積者如上所

言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

媒蘖其短

服虔曰：媒音欺，謂誣欺也。孟康曰：媒，酒教蘖也。謂釀成其罪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齊人

名麴餅曰媒。賈公彥曰：齊人名麴餅為媒者。麴，麴和合得成酒醴名之為媒。

誠可痛也。且陵

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

師古曰：蹂，人九翻踐也。

抑數萬

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

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券。

文穎曰：券，弓弩券也。師古曰：音去。權翻，又音眷。

冒白

刃，北首爭死，敵

師古曰：冒，犯也。北首，北嚮也。冒音莫，北翻。首音式，救翻。

得人之死

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

天下

師古曰所推敗敗匈奴之兵也暴者猶章也推敗補賣翻彼之不死宜欲得當

以報漢也

師古曰言欲立功以當罪也

上以遷為誣罔欲沮貳師為

陵游說下遷腐刑

沮在呂翻為于偽翻說式芮翻下遐嫁翻如淳曰腐宮刑也丈夫割勢不

復能生子如腐木不生實腐音附

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乃

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

孟康曰坐

預詔博德迎陵博德老將出塞不至令陵見沒也余謂此說非也帝意既悔追思前事以為當陵發出塞之時方可詔博德繼其後以迎陵軍乃於陵未行之時預詔之使博德羞為陵後距得生姦詐上奏而遂令博德別出西河使陵

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

勞力到翻

上以

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

好呼報翻

而郡國二千石為治者大

抵多酷暴

治直之翻

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大羣至

數千人攻城邑取庫兵

漢郡國各有庫兵

釋死罪縛辱郡太守

都尉殺二千石小羣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

音勝

升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

督察也禁居禽翻

乃使光祿大夫范昆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

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

師古曰以軍興之法而討擊也衣繡於計翻

斬首

大郡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當連坐者諸郡

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

師古曰渠大也率所類翻

散卒失

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徃徃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

命法

應劭曰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孟康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師古曰應說是沈持林翻

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

師古曰品率也以人數為率也

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

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

師古曰縣有盜賊府

亦併坐故使縣不言之也累力瑞翻

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

灋焉是時暴勝之為直指使者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

多威震州郡

暴周卿士  
暴公之後

至渤海

渤海郡屬幽州高祖置  
師古曰在渤海之濱因

以為名唐為  
滄景州之地

聞郡人雋不疑賢

師古曰雋音徂充翻又  
辭充翻姓譜有雋姓

請與相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

文顏

曰躡音纏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躡躡  
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躡音山爾翻

登堂坐定不疑據

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舊矣

師古曰瀕厓也公子  
勝之字也舊久也

今

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

折而  
設翻

太柔則廢威行施

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

樹立  
也

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

及還表薦不疑上召拜不疑為青州刺史濟南王賀亦



為繡衣御史

濟子禮翻

逐捕魏郡羣盜

魏郡高帝置屬冀州唐為相魏澶衛州地

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

師古曰不稱謂不副所委稱尺正翻

歎曰吾聞

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為王氏子

孫以外戚纂漢張本

是歲以匈奴降者介和王成婉為開陵侯

降戶

江翻師古曰婉音晚又音免班志開陵侯國屬臨淮郡

將樓蘭國兵擊車師匈奴

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

資治通鑑卷二十一